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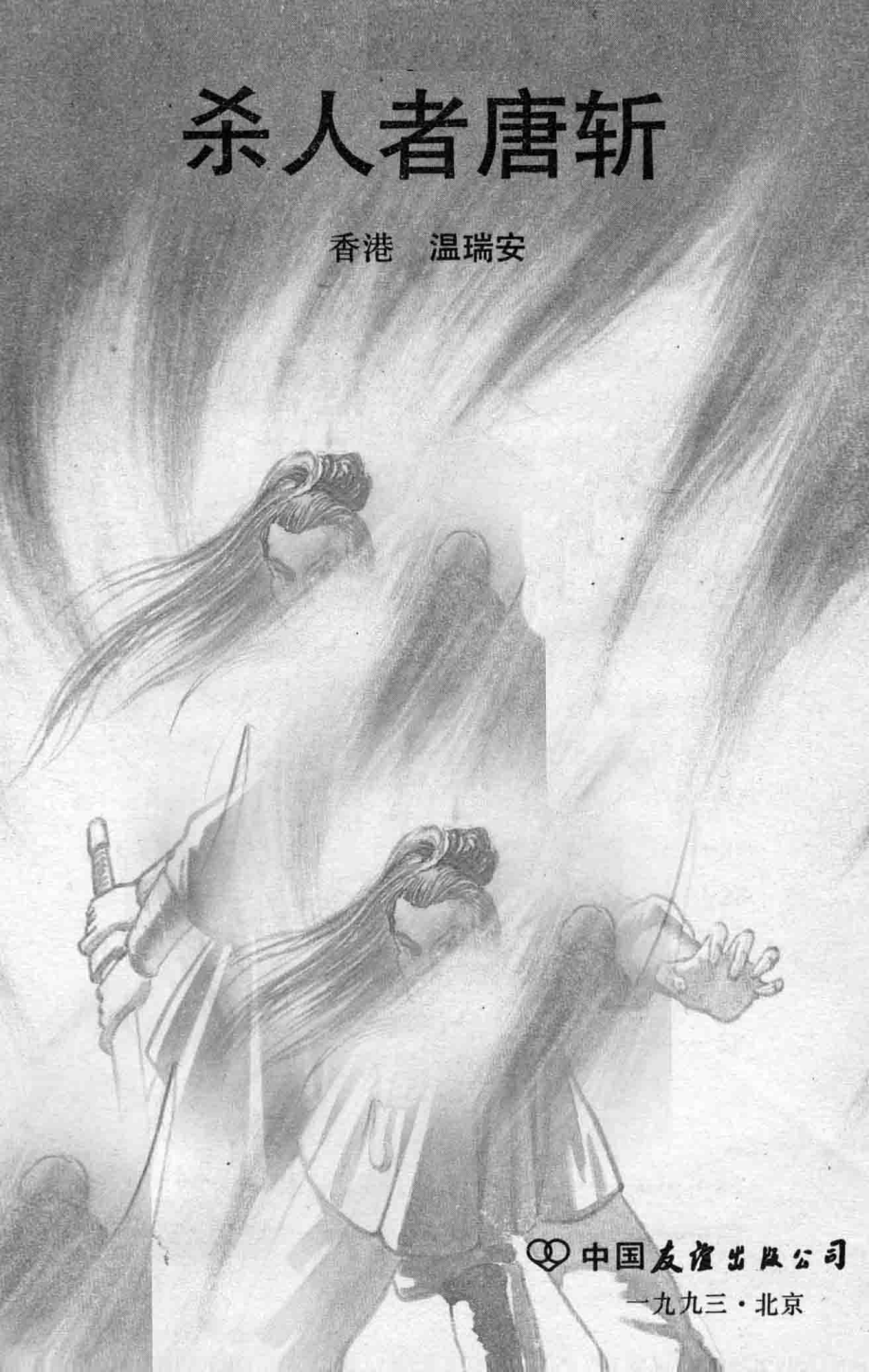
杀人者唐斩

香港 温瑞安



杀人者唐斩

香港 温瑞安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九三·北京

(京)新登字191号

书名	杀人者唐斩
作者	香港·温瑞安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文字 603 厂
规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116 千字
版次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199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0742-6/I·324
定价	4.80 元

青春惊蛰骋情江湖

一九七三年前后，一批马来西亚青年温瑞安、方娥真、黄昏星、周清啸、廖雁平等，负笈来台，分散于台大、师大和政大等学校就读，他们向往中华文化，对文学艺术充满热情，所以就以过去于马来西亚筹组诗社的基础，在台北成立“神州诗社”。

“神州诗社”的大哥温瑞安，十三岁时就在马来西亚成立了绿洲社，当时马来西亚不注重华文教育，温瑞安受到教中文的父亲影响，觉得办华文诗社是个迫切的理想。一九七三年温瑞安以绿洲社为基础，发展出了“天狼星诗社”，黄昏星、方娥真、周清啸等人，都是在这时期与温瑞安结识的知交。

这些气血腾腾的青年来台后，自然想持续诗社活动，所以一九七六年“神州诗社”就在台北创立了。

“神州”成立后陆续地出版诗集、散文集，并创办《青年中国》杂志，积极对外举办座谈会和推销诗社作品，

由于他们能激起一种对文学的，甚至对国家的关心与参与之情，所以许多本地学子也加入阵营，社员遍布全省。当时入诗社者，皆充满了热情，例如“秦轻燕便是先流了热泪才加盟诗社的”，而“陈剑谁是新秀的时候，清啸就负责向她讲上古史……一堆人名地名书名，她拚命想记，但连记也记不及”。他们热切觉得“晚到神州一步，似乎就一辈子晚了一步。”

试剑山庄所以会成为那么多青年心目中的家，与他的领导大哥温瑞安密切相关，温瑞安的文学能力是第一件叫社员佩服的，而温瑞安有极强的统御能力，在诗社里，他的一句话譬如一只手令般，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而每个社员的笔名剑谁、轻燕……都是他取的，社员以拥有他给的笔名为荣，司扫月当年就是那样的期待着自己的笔名的：“大哥主动问我要不要笔名，错愕了一下，我立刻不住地点头”。

神州的“试剑山庄”最先是设在罗斯福路，而后转移阵地到木栅指南路，最后落脚地在永和永亨路。在木栅指南路的时期，大约是社里活动最兴盛的阶段。到了指南路二段，在一座土地公祠边转入四十五巷，不及一百公尺就到“试剑山庄”。在这第一层公寓里，他们把客厅装置成“聚义堂”，墙上挂着字画，对联“天地轩中神州月，棕榈树下武陵人”，中书“神州”二字，而地上就垫着榻榻米，是他们练武的地方。另外三间房间分

别命名为“振眉阁”、“长江剑室”、“黄河小轩”等，振眉阁是温瑞安写作，交嘱重任，与弟兄共商大事之地，“黄河小轩”则是黄昏星、胡天任等人窝居的地方，据说他们没钱买床，冬天垫着太空被就睡，常常夜半要起来运功驱寒。

山庄里最具挑战性的地方就是振眉诗墙了，社员每有诗文都会钉到墙上，而刺激着其他人也想拿出佳作来。温瑞安还常常以极短的时间逼迫社员即兴创作，有的人搔脚拍蟑螂写不出所以然，但脑力激荡得快的，就率先登上振眉诗墙了。

少年诗酒·跌宕歌词

诗社还有一个重要的附属机构叫作“刚击道”，在此社员们习武练功，“以发挥心性，阐扬传统，砥砺志魄为主”。在罗斯福路时，他们称顶楼为“七重天练武台”，无论寒暑，团员勤练不断，终于踩碎了方砖无数。而神采昂扬之时，弟兄们甚至就在合欢山雪地里，赤手空拳比将起来，这分明是坦荡荡的豪情壮志。

“神州”是无数人的家，是许多青春的归属，在这儿意气昂扬时，他们高歌，悲伤怯弱时，更是高歌，温瑞安曾经写道：

“我们皇皇栖栖还是要结义
授剑、束发、解衣
因为大江来去，落日西尽
梧桐一夜碧落
你我还活着
怎能不极登金顶，上阁楼
浩浩荡荡的迫出第一意气
绝世的音容？啊武当
我们相守在年少
相忘于江湖，不见于
天地之悠悠。……”

就是因为这样的相誓信守，社员沉缅于斯，他们忽视了课业，终致离开学校，暂忘了至亲好友，心里深信自己在坚定着一份理想。但是这样的赴汤蹈火是令人忧心的，学生的家长开始反对，学校甚至社会上都不谅解，“神州”开始承受着莫大的压力，有人便批评神州是帮会的组织，是在搞个人崇拜，军国主义，甚而是倾向共产主义的。

神州到了后期增加一些新进之人，他们与社团也许很熟，但是已不再个个肝胆相照，默契一致。后来温瑞安个人的情绪纠结又影响了诗社的运作，所以至此时，诗社竟积压出闷雷般的痛苦情境。但每一个人都投入太深，谁也不能提壶一灌，浇熄燃烧的心绪，或是一转身

就弹跳离开，是的，那正是“年轻的激情烫得人心焦”。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六日，社员到南部旅行一程，回到“家”里，正欢欣的看着少年游时照片，不意有人按门铃，那正是噩梦的开始。

神州骤变·浪迹天涯

楼下上来了三十几名警总人员，他们询问之后，带走了温瑞安、黄昏星、方娥真和周清啸，隔天黄昏星和周清啸回来了，温瑞安和方娥真还在留讯。突如其来的骤变，惊慌了所有社员，这时闷雷打响了，而且下了一场狂骤的风雨，诗社的兄弟抛离了先前的晦闷，却跌入另一场悲痛的情境之中。

尽管在变奏里，观念可能不再一致，但是曾经的大哥毕竟是大哥，他们无法见面，不能通信，只能留下简单的签名，但是就靠着白纸上的签名，诗社的兄弟，想让温瑞安知道：“我们还跟你在一起。”

出事的三个多月之后，温瑞安与方娥真被送至香港，他们把身边的钱买了家俱，租了一间房子，不料房东知道他们的背景之后，将他们连同家俱一起赶上街，那真是雪地伤狐的情状，经过五、六年的奋斗，温瑞安与方娥真才重新在香港立起。而留下的残落神州呢，

诗社的旧友故交，同样的伤楚。

而诗社的大哥温瑞安，他毕竟是一个人，也有强弱的一面，也许他的方式剧烈激情了一些，但是当社员热切的追随他唱：“中华的荣光，正在滋长发皇……”时，却以“为匪宣传”的叛国罪行被捕，叫人情何以堪，这样的处置是不是太严苛？社员有一种情感被辜负的感觉，但是却无法说清是为谁所负。

以前神州的女将们，现在分别在出版社及学校教书，她们已经踏稳了另一种生活步调，但是触及过往时，却又一贯的保持沉默，也许记忆里还翻覆着昨日的映象，但是最好不必再去撩起，她们只愿淡淡的以“太过年轻”为自己落下注脚。

胡天任在温瑞安被捕后，也是受创极深，那时马来西亚的父母，已经听到他不读书、“不学好”的消息，伤心之余拒绝再接济他的生活，恰好时报给了他工作机会，而因为握笔曾经致伤自己，他便决定改以摄影来诠释人生。去年胡天任重回马来西亚，他刻意带着名片拜访亲友，为的是让他们知道自己活得踏实而成功，而更重要的是，他要母亲拾回对自己的信心。

在马来西亚，胡天任特别走访了较早回到侨居地的周清啸，但是却不得从事创作了。之后又找到当年的副社长黄昏星，黄昏星从事的工作竟离文学十分遥远，他曾经从商，后来则以开计程车维生，心境变化极大，

弟兄见面似乎聊不起当年的豪情，英雄落拓，壮丽的朝代已逝，原来在过去这个朝代里，有人消逝了，有人还能突显站立，而这段岁月，就各自沉浮于记忆里。

——本文发表于《台北人杂志》第二期

（《杀人者唐斩》便是作者这时期的作品）

目 录

青春惊蛰骋情江湖	1
始	1

上部：

第一章 灯笼	5
第二章 保重	11
第三章 刺杀	20
第四章 杀手的夜宴	28
第五章 王寇的刀	39
第六章 唐斩的刀	44
第七章 杀人者的对白	52

下部：

第八章 杀人的手段：老子	65
第九章 杀人的手法：荆花	79

第十章 投靠魏公公的人	88
第十一章 斗快斗力斗暗器	100
第十二章 凤洲山、平台山、榕树下	113
第十三章 暗杀后的暗杀	124
第十四章 刺客中的刺客	136
第十五章 赴约	147
终	
后记 天下难容	161
附录:	
无情的情	164
韦青青拟收一徒	174
刺客唐斩	183
宝剑出鞘香江	198
——专访温瑞安、方娥真	

上

部

始

“呼”地一颗人头飞上了半天，惊愣的脸容在刹那间凝结，他眈眈欲裂的看见了他自己微微佝偻的背影，正“花”的喷洒了百数十点鲜红的血！

第一章 灯 笼

屋顶上的年轻人伏在屋檐暗处。是夜，无星、无月。他完全可以感觉到天上的风云起变化，蜷伏着、翻涌着、变幻着，而他的心跳也并不调匀，平伏在屋瓦上的身躯，就像飞檐后的暗影，就算运足目力，也不会察觉他躲藏的地方。

刚才有两个人，一个喝得酩酊蹒跚、一个哼着褒词艳曲，刚走过去。他却知道，这两人既没有喝醉，也无心唱歌；这两人是锦衣卫，而且是锦衣卫中的好手！

可是这两人没有发现他，他就在他们头上的梁下，随时可以探身下来掳掉他们的脑袋瓜子。

这两人同样也没有发现除他以外，还有八个人。

八个跟他一样的人。玄衣劲装、身怀利器，自八方赶来，匿伏在黑暗处变成了刺杀，为赴一场刺杀。

那八个人也跟他一样，藏在这街道不同的地方，在那两个锦衣卫头领经过的时候，都没有动手。